

杜少陵詩分類集注

十六

五律

紀行類

述懷類

時事類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17



文庫 17  
W109  
17



010185141643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幸吉唐氏寄贈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十六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律

紀行類

去蜀

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五月郭英乂為成

都尹公與之有舊而志不合遂去蜀時自

閬回方一歲耳



杜詩集註

十六卷

鄧喬刊

三百八十七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賦也蜀郡成都府五載一年按公乾元二年冬至  
成都距永泰元年正月為五載寶應元年秋至廣  
德元年秋在梓州為一年瀟湘江在湖廣與洞庭  
湖相接大臣在是年郭子儀敗吐蕃於靈臺○公  
既去蜀而言避亂客居梓蜀為日已久關塞尚爾  
不通故將為荆楚之遊况身當暮景泛若浮鷗無  
所至止是以不能無當世之憂且又自寬幸有大  
臣倚賴故亦不必淚長流也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  
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僊  
賦也興杳然公欲南下聞嚴武再鎮蜀故仍留巴  
蜀也九江在湖廣即洞庭湖也三峽在夔州府九  
江三峽皆南下於吳所歷之地成都卜史記嚴君  
平避世賣卜于成都市中吏部眠晉畢卓為吏部  
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  
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蓬萊山名在東  
海間問羣僊世說蓬萊有羣僊及不死之藥○公

時欲南下而尚在巴蜀因有留滯之歎言淹滯於蜀愁憑誰語南下之興已自杳然九江春草空綠三峽暮帆自懸已不得順流而去厭卜往來休為酒眠非止欲南下而已如使蓬萊可到亦將以衰白之事往問羣僊矣傷今之未能也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二使君諮議諸昆季

鹽亭縣屬梓州今之四川潼川州是也遂州蓬州即潼川州遂寧縣蓬溪縣是也鹽亭人嚴震為團練使治行為山南第一兄

先舉進士累官行軍司馬從弟礪累官同平章事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賦也泠泠水流聲多名士此蓋指言當日之人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鬱若相如矚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聚德星陳寔與諸子造荀淋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公自梓州至鹽亭作此以奉嚴公首叙鹽亭之景因美蜀之多士而羨嚴家尤聚德

星故發為長歌而欲諸公之聽已言也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閬州屬保寧府

汨汨避群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物後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賦也汨汨奔疾貌群盜吐蕃之亂也不成言自閬  
而欲南下之計不成也水虛照言身為物所後水  
亦徒然相照而不得優遊觀賞之也無倚著言無  
安土也盡室全家也左傳盡室以行畏途言道路  
盜賊充斥可畏懼也見莊子達生篇○公初欲遊

荆楚今聞嚴武再鎮成都故携妻子復還草堂而  
言已避群盜已經十年欲出峽向南國以行今既  
不成復歸西川之草堂焉於是見水虛照而山寂  
然因自嘆物後魂傷不堪淒楚蓋緣生無倚著是  
以全家同畏途邊為苟安之計云爾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  
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飄飄愧老妻  
賦也偃風色林中風急樹偃仆也意猶迷公再入  
蜀非本心也翠微山氣青縹之色言山中翠微之  
氣潤浥衣服也棧懸即閣道○公又言歸途林風

樵  
言  
三  
十  
偃木意轉淒迷衣穿氣濕馬銜草嘶棧道崎嶇石  
橋斷水跋涉辛勤至于如此何日兵戈盡息而使  
我老妻安寧乎嘆今之不然致使人愧赧也其復  
依嚴鄭公於蜀者豈心所欲哉

行色遞隱見人烟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  
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狄鼯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賦也行色莊子車馬有行色遞更迭也入雲呼登  
高嶺也魑魅精恠也山行之人以其有精恠而轉  
石以驚恐之抨彈也狄黑猿鼯鼠狀如小狐似蝙蝠  
蝠肉翅短脚長爪尾三尺許聲如人呼食火烟能

赴下不能上高一笑樂途中歌樂也慰窮途慰公  
行役之勞也○詩又言行色出沒村落僕夫稚子  
穿竹登高轉石驅妖抨弓落獸真足以供嬉笑而  
似欲慰公之劬勞也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渝州令重慶府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  
山帶烏蠻潤江連白帝深船過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賦也乘驄發指嚴侍御也漢桓典號驄馬御史雲  
雨散玉絜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此喻人別離也

短長吟古詩有短長吟烏蠻舊州舊山其地接諸  
蠻有烏蠻秋蠻白帝城在夔州府一柱觀在湖廣  
荆州府松滋縣與江陵相近○此公候嚴不至而  
言已在渝州聞道嚴公出峽久待不至惜別離之  
遠而虛費題詠且言山河阻隔故先下峽在江陵  
相候若嚴公舟過於一柱觀幸須留眼相與一登  
臨可也

官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岷別王十二判

依沙宿舸船石漱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烟柔櫓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櫓船字通用

賦也娟娟美好貌石堂是夔州佳勝之地汝字指  
鷗言○大曆元年春晚公自雲安遷居夔州時作  
也言舟依沙宿石漱月明風起而春燈亂江鳴而  
夜雨懸晨鐘之時雲帶雨濕石堂之地烟籠雨生  
當此雨天不能奉別故友是以舟行鷗外旅思含  
悽而嘆不如鷗之往来自由也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淅淅寒

荒林無徑入獨鳥恠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念音閃

賦也戎戎盛貌淄淄濁貌一云淄之言閃也闌盡也○此言舟下急水隨溜而行但見江市暗甚山雲濃寒荒林無路而足難入獨鳥欲宿而恠人看當此時也舟泊城樓之下夜色尚未闌珊姑為此詠云爾

移居公安山館

公安縣屬湖廣荊州府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

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鷄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賦也正寒張茂先北風凜冽天色正寒游子不歸吾心如割杪樹梢也○公暫居公安山館而言荆楚南國之地晝亦多霧北風凜冽天氣正寒之時其山高甚行路如在木杪夜宿如在雲端山鬼吹燈厨人夜話早問前館以圖向往適值吐蕃之亂敢求安而不自警哉

泊岳陽城下

岳陽湖廣岳州府居太岳山陽故曰岳陽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



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賦也流滯艱危言已雖流離顛沛而才益健氣不  
衰也圖南見莊子謂欲圖往南方今公方儘南而  
往故及圖南之義鯤鵬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公泊洛陽城下而言已自  
長安南來江國已踰千里見山城僅亦百層其地  
如此時則風翻夕浪雪灑寒燈然我之情雖遭流  
落艱危而才未盡氣益增今欲南行尚有變化之  
志未知天時人事能容人再奮否耶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東岬朔風疾天寒鶴鵠呼派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  
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罈  
賦也鶴鵠水鳥霾雨土蒙霧之貌舞雪古詩扁舟  
載風雪半夜渡江湖吹帽孟嘉為桓温叅軍九日  
登高風吹嘉帽落地置驛人遞曰置馬遞曰驛漢  
書鄭莊置驛請謝賓客此簡鄭判官故云酒罈累  
土為罈以居酒甕形如鍛罈卓文君當罈賣酒○  
大曆三年公在岳陽因苦風而作言風寒鳥鳴沙  
漲雪舞風吹帽落繫船日孤因置驛以傳聲聞覓  
酒罈以邀鄭判官也

宿青草湖

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青草湖又在洞庭湖之南水泛與洞庭相連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槩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賦也宿槩楚人於湖中淺處種田故舟夜宿田所也郵籤舟中所用以知時即漏箭也○大曆四年公赴湖南宿此湖邊而言青草與洞庭相連見其湖舟夜宿漏箭報程冰薄月明鴈驚飛北恨已不得遂北還也

宿白沙驛

白沙驛初過青草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烟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好的近南溟賦也餘照落日餘暉也皆春氣言萬物皆有生意也自客星言已獨如客星無與於春氣也孤槎用張騫乘槎故事南溟南海中天池也○大曆四年公赴湖南道經宿此言日落而宿驛亭之下見沙白草青春回萬象歎已獨如客星未知至止將欲乘槎浮海以避兵戈云爾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  
野樹侵江澗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賦也納納廣大包容之貌楚詞衣納納而掩露行  
行古樂府行行重行行謂行而又行也五嶺謂大  
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在廣東廣西之內又云塞  
上嶺一也騎歸嶺二也都寵嶺三也略緒嶺四也  
越城嶺五也自北而南入越之道必由嶺焉三苗  
國名在荆揚之間○公由岳陽經洞庭湖而言一  
望之中天地寬大郡國覺遙大而觀之則兼五嶺

而帶三苗小而觀之則侵野樹而長春蒲大小畢  
見望眼何寬自惜老去扁舟無所報效為可耻爾

入喬口

喬口鎮在長沙府北界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  
樹密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賦也漠漠廣遠也賒亦遠也水國潭州卑下之地  
樹密即崖密之類野蜂所結成者骨已朽莊子其  
人與骨俱已朽矣賈誼漢文帝時以悲梁王而死  
者○公入喬口鎮而言舊京愈遠而歸路愈賒者

林詩集註  
蓋以衰年傍水國而對春華故也於是又見早蜂  
輕燕紛亂於樹蜜江泥之間今入喬口則近長沙  
追念賈生不能不為之悽惻焉耳

銅官渚守風

渚在長沙府城北六十里舊傳楚鑄錢處  
其山亦名銅官山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  
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  
賦也湘渚湘江浸草則腐爛可壅苗盛也燒山今  
之野燒燒之則草茂漢書江南之地火耕水耨雲  
物晦風驟則雲氣昏黑慳難行也○公因銅官渚  
風逆而不得去言未夜而落帆以泊者因避風逆  
故也且紀渚間民俗之景與夫風浪之由復嘆不  
如鶴之來往自如以詠阻風之情也

發潭州

潭州即長沙府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岼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賦也長沙酒謝惠連雪賦酌湘吳之醕酌湘水即  
湘江亦在長沙賈傅即賈誼謫為長沙王太傅褚

公即褚遂良為諫立武后左遷潭州都督極善隸楷書○公自潭州前往衡州言夜酌早行見花如送客燕若留人因思賈褚二公前後謫居于此名高千古不能不遐想以傷神也

### 雙楓浦

浦在潭州瀏陽縣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賦也輟棹歇槳也摧折也棟梁材自愧不如楓樹之成材也浮紗帽浪光上映紗帽也截錦苔靴迹

印蒼苔也地有主者欲尋無主之地傷世狹也上天迴用張騫乘槎故事欲至天河而迴也○公自潭之衡州道經瀏陽至雙楓浦而言歇槳停舟於青楓之浦見雙楓已自摧殘因嘆楓雖摧折尚可為棟梁之用因自耻衰老之不如也故叙舟中之景而欲尋無主之地必暫借乘槎至天而迴以少避世途之擾擾爾

###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祇應學水仙

賦也風餐雨卧古詩阻風餐柳下值雨坐蓬窓結  
音係出漢書張釋之跪為王生結襪檣竿也南  
庭老公寓南方故曰南庭猶北方謂之北庭水仙  
馮夷得為水仙名河伯○公在荊州舟中而言風  
餐雨宿於江柳驛樓之邊見魚網來舟交集因咏  
今朝雲薄昨夜月明自嘆居南衰老無補朝廷只  
應學仙以去免遭世途之紛紛可也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賦也桃花水峽人以二月桃花發時春水生謂之  
桃花水楓樹林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南征言將適楚也○此公欲南行而言桃花水漲  
可以下峽雲帆高挂由楓樹林盖遭世亂而避地  
生悲自傷老病而思出處皆荷君恩故北望之心  
時時常切不能自白百年悲歌無有知音者也

久客

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  
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  
賦而比也交態即翟公書門事淹留張遼飄泊淹

留始見世俗人情炎涼仁者必不為也哀王粲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荊州哭賈生漢文帝時賈誼上治安策可為痛哭流涕狐狸豺虎漢張綱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公在閬州無相知者言久客乃知交態見世俗真賤淹留自笑衰年為小吏所薄故思王賈二賢而徒自傷悲若小吏特狐狸耳何足道哉特畏吐蕃如豺虎之縱橫不知何時得太平也

遠遊

江濶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嶠風雨暗荆蠻

鴈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敝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興而比也越嶠今為四川行都司荆蠻即荊州也鴈矯矯舉也鴈隨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飛以避繒繳失木間猿依木以為巢穴失木則悲啼也敝裘蘇秦說秦不用黑貂之裘敝故往歷六國而說得行○公在荊南遭吐蕃之亂而言水光上映高棟雲長故露斷山時吐蕃猖獗連越嶠以至荆蠻無非兵革之地故我如鴈銜蘆以避亂如猿失木以自悲真如蘇季子而裘敝未知還故鄉也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賦也不肯明因不寐故覺夜長也殘月影遠江聲  
因夜深故月殘因夜靜故聞遠仗友生指嚴武言  
書數紙時家在成都寄來書也歸歸成都也○寶  
應元年公自綿州至梓州時家在成都秋晚方迎  
家再至梓故因秋夜而言客夜不睡以覺夜長乃  
叙耳目聞見以証之且嘆計拙無以謀生困窮全  
仗故友念及老妻屢有書來而悉未歸之情欲望  
其早還也

客亭

秋窓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  
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賦也曙色將旦時也無棄物王祥云聖世物無大  
小皆料材適用無棄擲者殘生事不知終久如何  
也○公居客亭有感而言秋窓將旦更天風落葉  
之時故叙其將旦之景而言聖朝固無棄物特我  
老病無能不知殘生若何惟任其轉蓬而已

晚行口號

公時家在鄜州有墨制許往省視八月自



鳳翔還鄜州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饑鳥集戍樓  
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揔還家尚黑頭  
賦而比也三川水在鄜州南六十里以華池水黑  
源水洛水同會謂之三川不可到言兵亂路梗也  
戍樓兵士所居今為饑鳥所集兵敗國破可知市  
朝今日異昔江揔亂後歸金陵嘆曰市朝人情異  
於曩日公引之以見經亂風物變也梁江揔劉涇  
溪曰人知江揔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  
矣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江南時頭尚黑髮其

人品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媿矣公引之  
以比當時諂諛姦雄也○此公歸鄜省家道中作  
也言途路多梗三川不可遽到况跋涉崎嶇晚山  
重叠惟有鴈浮寒水鳥集戍樓其所見之景如此  
又傷市朝兵變喪亂未平其所感之懷又如此卒  
以江揔為比以諷當時士類之容悅者公之去不  
忘君忠貫金石矣

地隅

地一隅謂公自處蜀之一方也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

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  
賦也秦公子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喪亂流寓  
自傷情多楚大夫屈原為三閭大夫○公在梓州  
嘆已遭逢喪亂僻處一隅而言望江漢之水則山  
又重阻見風雲之會則地僻一隅流離轉徙遷革  
不常故年年所見者皆非舊物喪亂無已道不能  
行故處處所遭者皆值窮途是以自嘆身如王屈  
寸心局小而恨世途之多梗也

過洞庭湖

洪王甫云此詩迺人得之於江心一小石

刻

鮫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  
蘆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  
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  
湖光與天遠直欲泛僊槎  
賦也鮫室龍堆湖中所有之物古木神鴉將渡之  
景南風斜日過湖之景乘湖光而欲泛僊槎過湖  
之興○公遭世亂因過洞庭湖而歸襄陽言欲乘  
槎以去其不得已之情溢于言表矣

述懷類

官定後戲贈

公進三大禮賦上使待制集賢院令宰相

陳希烈試文章為希烈所忌試後止送有司叅列選序擢河西尉不拜改授右衛率

府叅軍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颭

帥率音

賦也淒涼不滿之貌折腰用陶潛為彭澤令事老夫公自謂也趨走謂州縣有趨走之勞也逍遙安樂之意謂率府乃閒曹得自肆也託聖朝崔獬狂歌痛飲託聖朝之至化歸興盡謂須微祿無復動

歸田之興也風颭疾風自下而上者○此公選官既定而言已不拜河西之命者為懶於折腰故也且怕於奔走故求率府安閒之地遂其逍遙之興因言為貧而仕藉其微祿且飲且歌是以歸家興盡但回望故山之風颭而已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長安西城有門三中金光門公去長安日陷賊中繼竄歸鳳翔謁肅宗於行在拜左

拾遺歲餘以直言出為華州司功叅軍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寬  
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賦也公昔竄自賊中由此道而歸鳳翔是為歸順  
正值胡在西郊也猶破膽公歸在途備嘗驚險也  
未招寬宋玉有招寬文言戰死在野者多也近侍  
公歸京邑為左拾遺得近至尊也豈至尊言非由  
天子乃讒邪毀傷之也千門漢武宮中有千門萬  
戶○此公移官外郡復出此門感傷往事而言我  
昔自賊營來歸鳳翔正值西郊胡擾之時又思歸  
而在道備歷艱難重傷戰士未盡招魂及歸得為  
近侍已可喜矣然而今出為司功者非天子意也  
讒邪毀之也是以自嘆無才衰老駐馬千門以望  
徒懷戀主之情而已

寓目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子玉請戰曰得臣與  
寓目焉寓目猶寄目矚目也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  
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賦也一縣謂秦州地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

而今處處有之苜蓿草名大宛國馬所嗜張騫採  
歸種之秋後結實黑房累累米可為飯亦可釀酒  
一曰菜名不成河西北地高水多故不成河制讀  
作掣謂挽服也駱駝獸名日行三百里負千觔遲  
暮眼言見之晚也飽言見之熟也○此公在秦州  
因目所見而言蒲萄苜蓿胡兒羌女皆非中國所  
有今也無處無之故言目見之晚至亂後而始華  
夷雜處也他日之禍有由然矣曰蒲萄苜蓿此觀  
物而見世變也曰羌女胡兒此觀人而知世變也  
皆亂後之事也

空囊

公客秦州負薪採橡栗以自給羈旅之窮  
於是為甚

翠柏苦猶食明霞朝可飡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  
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  
賦也食柏仙人偓佺食松柏之實飡霞陵陽子春  
食朝霞公之引此非欲學仙以囊空無可食也鹵  
莽草率之意見莊子言世人不憐才也井晨凍因  
不汲水也床夜寒因無衣也羞澁惶恐貌看守也  
○公因客旅貧甚而言不能自供但欲食柏飡霞

苟全性命恨世人鹵莽而不我顧者正以吾道屬  
艱難故也并凍床寒無食無衣止留一錢以守空  
囊而已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  
水靜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賦而比也菊自花天地間景物非有厚薄於人惟  
人當意適時則景物皆美一有不慊則景物與我  
遂不相干故公詩多用一自字清笳塞上胡笳之  
聲至秋清且悲也後棲鴉歸遲無枝故啼多耳○

公客秦州欲於東柯谷西枝村尋置草堂而未遂  
故言已在秦城眼看霜露已逢秋時心無聊賴寒  
城菊自花耳方此之時風隨斷柳淚墮清笳若可  
悲矣又見樓陰落于清水塞日斜于暮山百鳥盡  
歸而後棲之鴉啼殺猶已之無定在也

遣意二首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  
賦也黃鳥鶯也野花落故黃鳥近春水生故白鷗  
輕釀黍造酒黍為陽麥為陰陽據陰故動是以造

酒用麥麩也交游絕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絕游言  
草堂往來稀少也不用名蓋由平日為聲名所累  
今無朋友往來則聲名亦不揚矣○此公間居幽  
雅而言草堂之前靜觀鶯鷗花水之樂深遂僻居  
幽情故釀酒移橙以娛晚景更喜交游稀絕不用  
聲名以自晦也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聚圓沙  
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隣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  
賦也微微落月穿簾影故落水而斜細火舟遠故  
火小也初弦月上弦初七八也夜能賒馬舉好飲  
夜聞鄰家有酒使童兒去賒鄰家以雙瓶贈之舉  
欣然曰非老子好飲喜稚子能賒○此言村居日  
夕簷影落而津流斜船遠鴈宿月明花香當此晚  
景夜沽鄰酒酹以自娛而已

獨三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  
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此也空外天外也鷺鳥鷹鷂之屬以此權勢嫉妬  
之人白鷗以此閒靜自守之士搏擊便承鷺鳥且  
言權勢者有心於作威往來遊承白鷗且言閒靜

者無心於干世草露詩浥厭行露篇謂行多露言其易沾濡也蛛絲言其易牽惹也明已為拾遺遇事敢言反為小人沾濡牽惹至于斥逐也仍未收謂羅織仍未已也天機以物性見天機也萬端憂言多也蘇筠獨立西樓俯仰身世憂患萬端○時公逢面於華州而言天外鷺鳥則飄颻搏擊以縱其威河中白鷗則容易往來以遂其性然而終不能以避禍故每遭其沾濡牽惹至於斥逐因觸物傷懷感天機與人事相近不覺獨立而生多憂矣

遠游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賦也賤子公自謙也何人記言不錄用也迷方不知所定在也鮑昭曰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失喜言出于不自覺也○是時史朝義自殺公在避方聞而未真喜賦此詩言已乃迷方之人到處為家誰有紀錄者惟見竹連野色江擁春沙或種藥以扶衰病或吟詩以解嘆嗟今也忽聞胡騎之走未以為真先失喜而問京師如何爾

徐步

上詩集卷之六 王季三百四十六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蓋上蜂鬚  
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泥  
賦也青蕪青草也晡申時也隨燕觜梁時王覺為  
佞人奪權故人慰問指庭下泥笑謂客曰非久當  
隨燕觜汗君子雕梁從衣濕草上露也才見忌賈  
誼以才見忌醉如泥謂放情于詩酒也○此公徐  
步自遣之辭言日向晡而郊行見泥隨燕觜蓋上  
蜂鬚物皆得其所也于是把酒吟詩不敢論才見  
忌實飲酒自放以逃世爾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  
葭萌氏種迥左檐犬戎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賦也葭萌屬利州左檐當作武檐見成都記○詩  
言高齋見野愁坐臨門是以山寒水冷逼人昏昏  
又况氏羌犬戎之屯更相擾攘故日憂奔走而歸  
期未卜也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  
衰疾江邊卧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興而此也京謂長安洛謂洛陽神交謂精神相交

作賦客指班固張衡以班作東都西都賦張作東  
京西京賦也力盡謂顛望日久故力盡望鄉臺在  
成都府隋蜀王秀所築又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  
二臺一日望鄉臺江邊思鄉之地日暮迴思鄉之  
時○此時兩京陷于史思明等公在成都思之因  
以雲山起興言京洛在于雲山之外消息杳然身  
雖欲往而時不可往徒念兩京之賦而思其人物  
宮室之美故神與班張自相交好然我日登此臺  
空勞力盡江邊病卧日暮人回獨居幽思於是為  
至因以白鷗自比言鷗本水居間鳥胡為而有餘

哀猶已本閒散之人胡為亦思國之切耶

### 倚杖

公自註鹽亭縣作鮑昭有倚杖牧鷄豚之  
句故公以倚杖為題

看花雖郃外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  
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賦也即近也山縣鹽亭縣也狎鷗見列子言忘機  
故物亦不懼謂鷗游泳乎白浪之中也○此公獨  
行倚杖而言看花於郃外溪邊見縣休貿易橋聚  
宿船向晚之時鷗浮白浪鴈喜青天于是物色生

意滿于目前轉憶去年之淒涼也

屏跡二首

屏者除也跡者足跡也屏跡即隱居簡出之意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賦也用拙巧者勞拙者逸也存吾道靜以養心吾  
道自存也桑麻燕雀村鼓漁舟皆物情也生成對  
雨露得生物氣象不可以生成訓為乾坤也村鼓  
漁舟蓋言亂離奔走自傷多累杖藜阮瑀云白首

杖藜來往亦鄉里中風流事心跡雙清無俗氣也  
○此公喜其隱居而樂故言以拙自用而存吾道  
於身心幽居而與物情相近看桑麻燕雀以自娛  
感村鼓漁舟以自遣且喜白首杖藜心跡雙清於  
幽僻之地可以求免流離亦云足矣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  
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賦也無營無所經營也江流錦江之流也不梳頭  
嵇康絕交書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公言起  
之遲者因屏迹幽居無所營為也但見草堂之外

竹園野色含漾江流懶兒愁婦聽其自然百年之  
間惟圖一醉頭不常梳倦於應接此所以心跡雙  
清而遂其存道之情也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  
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冠憑誰給麩藥細酌老江干

一作著

賦也野鼠田鼠漢蘇武掘食野鼠帙書衣壁魚蠹  
魚醞酒也麩藥書若作酒醴爾惟麩藥干水涯也  
○公初歸草堂而言客處梓閬隨寓而安復歸成

都備知行路之苦及至草堂開門而野鼠驚走散  
帙而壁魚已乾于是而開新酒于是而戴小冠錦  
江之干闊別已久于是而細酌以圖終身焉爾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百萬轉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賦也宜旋旆昔郭規久客塞下宜旋旆旆故園桃  
李想已成蹊興王時方恢復王室也陰見少陰雲  
蔽天故見星少也夜聞多夜靜故雨聲覺多也百  
萬軍旅衆也深入諸葛亮出師表深入不毛寰區

杜詩集言 卷七 三百五十七  
天子封畿內也望匪他即下文收取舊山河之事  
司徒李光弼也燕趙時為安史等所據收取謂光  
弼攻敗賊將留希德及急攻趙一日拔之之類○  
此公在蜀想望之辭言已久客在外亦宜還旆而  
歸但恢復干戈尚未止息欲歸未能耳方是時也  
因陰而見星稀少入夜而聞雨偏多愁懷未能消  
散尚冀王師深入以慰寰宇之民司徒急平燕趙  
收復山河使我愁釋可也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  
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賦也并州山西太原府也尚書時王思禮為兵部  
尚書訓士齊言訓練軍士嚴整齊肅也時鄴城師  
潰惟光弼思禮軍獨完尋破思明別將萬餘衆薊  
北乃范陽盧龍等處安史之巢穴關西長安以西  
皆謂之關西丹心破晉辛毗值此喪亂兵戈未定  
丹心復將破矣老覓公自謂也○此言聞道太原  
王思禮練兵整肅何時能收薊北乎苟能收復當  
日使人飛報關西而使我亦得與聞可也蓋我丹  
心破于戀闕皓首泣于霑衣又恐歸路長迷客死  
他鄉老覓不可招爾

旅夜書懷

永泰元年去成都舟下渝忠時作

細草微風岼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浮鷗  
賦也獨夜舟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又大江流日  
夜○公因客舟獨宿而言舟宿岼遙仰觀星月頓  
異自媿文章未著官因老休且嘆漂泊無依正如  
沙上浮鷗隨波浩蕩不知何所至止爾

歸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才有地峽外絕無天  
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

才與纜  
通用

賦也東西謂瀼東瀼西纜有地言山多也絕無天  
言山高也虛白莊子虛室生白喧卑囂雜貌○公  
居瀼西自外歸而言歸則東帶騎馬若渡瀼之東  
西則必用舟且夔居山水之中其地狹隘林中僅  
有地而峽上更無天若夫高人則其室生白俗累  
牽之則其室繁囂身在他鄉看歲時雖漸衰老然  
於詩篇則不敢忘姑用此以遣離懷云爾

客舊館

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

杜詩集注

卷八

九

五三百七十二

風幔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賦也陳迹往事也梨葉赤經霜故紅也江漢峽口  
之外也江水出茂州岷山東流自夔州至荊州與  
漢水合漢水出漢中府沔縣嶓冢山東流至襄陽  
又南流至荊州與江水合冥冥昏也○此公久滯  
於蜀故言人事紛紛自初秋別去而暮秋復來見  
梨葉經霜而赤竹林依舊尚青風幔何時可卷砧  
聲昨夜已聞撫時易過老景蹉跎傷出峽之無期  
而愁緒日昏然也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  
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  
賦也養拙養已之拙謙辭也神女館巫山神女祠  
在夔州望鄉臺在成都府○公在夔州卜居未定  
而言以蓬為戶而守拙於斯無事常關以自遣耳  
於此則江通神女館於彼則地隔望鄉臺且傷青  
春之不再道路之未通因言兵戈未息人事未齊  
是以不能不迴首而重自生悲也

憶鄭南玼

玼音此

玼玉色言石似玉也鄭南當是華州鄭縣

之南

鄭南伏毒寺瀟洒到天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  
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  
賦也伏毒寺在華州江心中玉琴泉聲似琴也雲  
嶠山峻而高曰嶠蒼茫一本作滄浪○公憶鄭南  
之玘而言鄭南之寺在于江心石影與珠閣相含  
泉聲與玉琴相似因憶曉倚風杉春遊雲嶠而嘆  
滄浪徒為龍蛇之窟不若江心寺之可登也

懷灞上游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游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

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  
賦也東陵道長安東門路也灞上灞水亦在長安  
敞高曠也○公在夔州懷灞上舊游之地而言悵  
望東陵之道因思灞上之遊昔日春停野騎暮宿  
雲樓今則睽違日久同遊之人不知誰在假使我  
復經過惜年衰老登臨之興已休試看眼前今古  
之事無任傷懷但願江漢之間買一歸舟以返故  
鄉焉耳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



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賦也荆楚秋夔州古荊州之域後又為楚地下木  
葉木葉至秋而黃落也攬貂裘蘇季子不得用而  
貂裘敝頻看鏡庾信詩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  
獨倚樓嘆自知也時危安史崔旰等亂也○公在  
夔州江上迷懷而言江上多雨荆楚已成秋景方  
是時也風吹葉落不寐攬衣嘆勲業未成而憂其  
身之易老行藏不定而惜無人之與謀是以思報  
主恩而不可得故身雖老而此志未能休耳豈徒  
為兒女子之悲也耶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賦也腐儒言無所成就也蘇醒也存老馬韓非子  
管仲隰朋從齊桓公伐孤竹返迷惑失道管仲曰  
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  
大曆二年公在夔州見江漢而作也言江漢思歸  
之客乃天地間一腐儒耳如片雲之與天共遠於  
永夜則與月同孤雖曰腐儒然對落日而心猶壯  
向秋風而病欲蘇自許尚可為世一用故以老馬

自比言雖不必能取長途而猶可以知道解惑也

垂白

言白髮下垂也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  
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賦也無家公携妻孥入蜀而今云無家蓋專以故  
鄉為家也千日醉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七哀  
詩曹子建作七哀謂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嘆王  
仲宣則哀漢室之亂張孟陽則前哀人事之遽變  
後哀王室之漸亂故其題皆曰七哀○公因衰老

身在他鄉重有所感故言身當衰白更值悲秋聽  
江聲而少睡登高樓而移時且愧身無補於朝廷  
之多難病不辭於無家之流離故欲甘心長醉而  
無暇於哀時爾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  
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恠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賦也肺氣公有消渴病也狎楚童言為客於外雖  
童稚亦相親狎免其猜忌為害乃所以全生也素  
髮白髮也商山老即四皓所以安漢惠帝者○大

曆二年公在夔州而言萬古峽邊衰翁流寓所以  
不寐者防巴蜀之多虎也所以褻狎者恐楚童之  
猜忌也故對秋景而思四皓亦欲效翊贊功而自  
奮耳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清水花寒落岬山鳥暮過庭  
煖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賦也雙崖謂瞿塘兩崖燕玉婦人也必得燕玉而  
後煖猶孟子所謂七十非帛不煖也古詩燕趙多  
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萍家語楚昭王渡江有一物

大如斗圓而赤取之以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  
可剖而食楚必伯矣胡笳晉劉疇避亂為賈胡欲  
害疇援笳而吹之作出塞聲以動其歸思羣胡皆  
啼哭而走○公在夷陵因獨坐而言終日之雨洗  
清兩岬于時花落鳥過吾於獨坐之際欲須燕玉  
以煖老楚萍以充饑忽聞胡笳之聲動人歸思故  
知其音哀怨而不忍聞也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  
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賦也白狗黃牛二峽名俱在荊州府夷陵州應門

支應使令也○詩又言流寓夷陵之地白狗斜臨  
其北黃牛更在其東方當是時峽雲照夜江日兼  
風其地之景物如此次言曬藥則以攻老病之纏  
綿應門則以試小童之能否然亦自知躬行之不  
及且恨耳聾而獨坐爾

覽鏡呈柏中丞

中丞即柏貞節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  
膽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  
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  
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  
賦也渭水在西安府北五十里終南山在西安府

南五十里日邊帝鄉也時唐都於此豺虎窟言蜀  
多亂也犬羊天言吐蕃屢寇也堪從事言仕者必  
早起今我雖起晚猶可從事也更覺仙言仙必身  
輕步疾今我雖行遲猶覺似仙也故人指中丞也  
○公因對鏡有感而言渭水南山俱在帝鄉而未  
可到今居於豺虎犬羊之間自嘆雖老猶堪從事  
行遲猶覺似仙臨鏡之中色雖衰謝更望故人惜  
我而有所提携也

東屯北嶮

嶮音掩

東屯在夔州北嶮東屯北山阿也

杜詩集註 卷一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人  
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賦也盜賊指吐蕃也○公於大曆二年移居東屯  
故言東屯北嶮之人因盜賊之亂而困浮生因徵  
科之急而貧異域故逃亡轉徙至空林之中日落  
不見一人風景蕭條步于山壑惟見風吹露滴而  
已故於遠山回首一顧又見塵起戰場益增悲况  
云爾

有歎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闢江東客未還

窮猿號雨雪老馬望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賦也江東客時公弟在江東也武德高祖年號開  
元明皇年號豈重攀恨不能攀及也○公在夔州  
值吐蕃入寇京師戒嚴有感而言壯心零落已久  
老猶僑遇他鄉且天下之兵未息而江東之客未  
還是以如窮猿失木而號雨雪老馬知途而望關  
山及想武德開元之盛則今日蒼生豈復及見之  
也耶

闕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

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  
賦也三蜀今之成都府叙州府潼川州百蠻此指  
四川東川芒部播州烏白等蠻而言公居夔州在  
三蜀之下百蠻之北唯白水亦青山言他無所見  
也巧催顏謂對鏡覺衰老也夫瘴癘風雲是以地  
惡見悶也白水青山是以山水見悶也猿捷鷗輕  
是以鳥獸見悶也滯客催顏是以家貧身老見悶  
也○大曆元年一冬無雪公在夔州見瘴癘氣浮  
故言三蜀百蠻之地風雲瘴癘之多卷簾隱几唯  
見白水青山他無所有然其猿則捷於攀援鷗則  
輕於去就今我為客而滯於貧窶况明鏡催顏漸  
入衰暮是以不能不悶爾

獨坐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歛洲渚出天虛風物清  
滄溟服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

服一作恨

賦而此也孤城江陵城也江歛江水落也朱紱公  
為尚書郎已賜緋矣故云朱紱○公在江陵獨坐  
而言老去悲秋倚杖背城而坐見江落天空風景  
頓別自傷衰老而衣朱紱無所見用於世虛負平

生歎彼投林之鳥尚得其所而我漂泊無依反鳥之不如也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俳音排謂俳優詼諧也

異俗吁可恠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  
舊識難為態新知已暗踈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  
賦也異俗指夔州也烏鬼謂鸕鷀黃魚鱸屬大者  
長二三丈渠他人也○公初至夔而言夔州異俗  
人難並居皆業漁而養烏鬼近江而食黃魚及其  
風土情薄舊交既不可處而新交又暗相踈無可

柰何只自耕鑿以謀養生賴此事不關他人耳

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粃救作人情  
瓦卜傳神女畬田費火聲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

粃音舉切  
救音汝

賦也青羌坂白帝城俱在夔州於菟楚人謂虎曰  
於菟粃救蜜和米麵蒸作餅也瓦卜楚人以瓦代  
龜而卜卦兆火聲土以熟為主故燒野草以肥田  
也史記火耕水耨蓋以此○詩又言由青羌而至  
白帝虎驚客恨餅作人情問卜觀田是非未定惟  
高枕一笑以遣其浮生則悶庶幾可釋矣

遣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  
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賦而此也無今日時宦官程元振輩專權召亂太  
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代宗不聽憶古人泛  
指古之忠臣紛紛攘攘言賊多也乘白馬侯景乘  
青絲白馬壽陽來黃巾後漢張角部帥有三十六  
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叛白馬黃巾比吐蕃賊勢  
之盛也留宮室唐即隋之舊都何太頻言京師既  
陷於前今又復陷也○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代  
宗出幸陝州公時在蜀聞之而言亂離又甚消息  
傳來未真傷今上無受諫之主下無濟亂之臣遙  
知賊勢猖獗京師屢遭煨燼是以不勝其憂姑賦  
此以自遣爾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  
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賦也競渡屈原以端午日死於汨羅人以舟拯之  
競渡是其遺俗也踏青蜀地正月八日士女遊嬉  
曰踏青形骸外謂身世兩忘無俗慮也爛熳深謂



花明時節恣遊樂也○公閒遊自適而言鷗翻江  
水橋帶柳陰競渡而見江飛踏青而知柳綠出遊  
之時忘情塵世賦詩長吟酹以自樂而已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柎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賦也皇輿帝王輿地指京師也三極天地人也五  
湖洞庭青草鄱陽震澤射陽是也勞肝肺肝主怒  
氣杞柎二木皆美材也湘潭縣屬長沙府○公因  
登樓而有所感故言已無補於天地之間拔簪搔

首望帝都而自愧於五湖南耳然忠憤之氣至勞  
肝肺且歎身非有用之材終無成於事業當此亂  
離之時自救不暇况國家乎宜其終老於湘潭而  
已

耳聾

生年鶡冠子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  
比而賦也鶡冠子楚人嘗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  
吾免為巢由洗清溪耳聾似雉而天青色有毛角  
其鬪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為冠以表武士

士詩集注  
卷五  
四十一

鹿皮翁菑川人自衣鹿皮居峯山上百餘年下賣藥於市幾時暗有尚寐無聰之意缺與缺同○公因世方尚武自謂耳聾而以鵝冠子為喻故言耳聾同於古人嘆世當求仙隱耳雖聾而眼不知何時得暗今則猿鳴雀噪皆不得聞而無淚無愁尚有眼之為累故止見葉落不聞風之有否也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賦也楚客雲安亦楚地也去年叢已經兩年矣雙賜筆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為尚書工部郎故云○公在雲安卧病而言老病得于巫山今乃稽留與楚客同居藥裏多殘花經再發又夜則雨足春則多風復歎流落他鄉不得歸朝以受雙筆之賜也

公安縣懷古

公安縣屬湖廣荊州府三國時先屬劉先主後屬吳孫權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賦也 呂蒙營孫權封呂蒙為孱陵侯居此地孱陵  
即公安也 劉備城備先嘗為荊州牧君臣契謂先  
主與孔明也 戰伐名指呂蒙襲關羽之類 長嘯聲  
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 〇此過公安懷古而作言  
在公安見呂蒙營而懷其戰伐之名 見劉備城而  
懷其君臣之契 且即風浪之景而繫舟一嘆惜也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之問號州弘農人首陽山與虢相隣之問  
莊在焉之問與公之祖審言同膺文學之  
選有交承之契之問弟之悌有勇力開元

中為劔南節度使嘗與公見知於代之悌  
亦與之問同居此莊者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過  
淹留問者老寂寞向山河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賦也祇從入祇恭也謂敬慕之問故枉道來遊也  
許更過謂之問詩名重一時豈不容我來吟耶淹  
留駐跡之意問者老以員外舊事故不覺遲留也  
向山河言員外已亡其莊空寂寞對此山河耳將  
軍指之悌言時之悌亦已故將軍樹用馮異大樹  
將軍故事 〇公與二宋有夙昔之交過其舊莊而

有所感故言宋公池館雖云零落然觀物懷人不能不枉道祗入且賦詩以識悲也因問故老以窮其事復向山河以傷寂寞又念之悌今亦云亡徒聞樹悲日暮不得不一延佇也公於故舊之情何如其至哉

### 石鏡

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主開明納為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築為塚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鏡厚五寸徑五尺瑩徹如鏡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冥憐香骨提携近玉顏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賦也冥冥即寂寞之意謝惠連祭古冢文號為冥冥君玉顏指妃顏色如玉也千騎送葬車騎也月宇翟乾佑與十餘人翫月或問月中何所有乾佑曰隨我手中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在焉○此詠古蹟言蜀王以此鏡石葬妃於空山蓋因憐其香骨故提携此石而近玉顏也是以衆妃無復如彼盛儀而千騎亦皆虛還獨有此石埋於月宇之間至今尚依然焉

琴臺

成都府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賞酒處今

在城西南五里

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臺為六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  
野花留寶曆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賦也茂陵地名在成都府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成  
都人有消渴病武帝時為郎後以免居茂陵尚愛  
見其好色也卓文君初相如過臨邛卓王孫家有  
女卓文君新寡喜音樂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  
就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不樂遂與相

如又之臨邛蓋賣車騎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  
親滌器於市中人間世莊子篇名言以此慢世間  
人藏名酒肆中也日暮雲江淹詩日暮碧雲合佳  
人殊未來謂付人間之世於酒肆寄暮雲之思於  
琴臺見其放達不羈而多情也屬頰輔也寶曆花  
鈿也羅裙江總妻賦庭草雨過草芊芊連雲鎖南  
陌門前君試看似妾羅裙色言人雖不在見花草  
似之也鳳求凰相如抵文君琴曲有曰鳳兮鳳兮  
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不復聞何遜聽琴畢謂  
客曰吾恐伯牙絕絃之後此意寥寥世不復聞今

日何期再洗吾耳也○此見琴臺而賦往事也言相如病渴免歸尚愛文君則年少可知因思其未遇之時放曠於酒肆垂情於琴臺今皆已矣不見其人但見花如寶鈿草似羅裙歸鳳求凰之意寂然無聞可嘆哉

時事類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烟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比也北風陰南極陽也喻小人道長而君子道消

也南極即楚地威垂無氣象貌喻君子不得志也將安歸諸葛瑾曰方今南北鼎沸東西兵革不止冥冥之鴻鴈吾與汝將安歸漢初老商山四皓也○公因世亂而以北風為比故言北風破南極而君子之道日消風景蕭條而亂離無所與歸且兵戈擾攘人烟稀少因想四皓猶不出於清時以見畏禍之甚也

巴山

在閬州今之四川保寧府有大巴嶺小巴嶺世傳九十里巴山是也

杜詩集詩 十六卷 四十五  
巴山遇中使云是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  
天寒召伯樹地濶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賦也中使宦官也峽城當作陝城陝州今屬河南  
府時代宗出奔于此召伯樹召伯巡行南國嘗舍  
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而不忍傷之也在今鳳  
翔府岐山縣望仙臺漢武帝所築在今西安府華  
陰縣甘棠古臺皆指長安故都近地而言狼狽指  
代宗也○公逢中使消息而言巴山得遇中使云  
自陝州而來且言賊勢尚熾天子蒙塵因嘆臺樹  
依然在彼而乘輿播遷群臣柰何不急救哉

喜達行在所三首

肅宗即位於靈武移軍陝西鳳翔府公脫  
賊西走謁帝於行在拜左拾遺天子以四  
海為家故以天子所至之地曰行在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  
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賦也岐陽鳳翔府也在賊之西故曰西憶無人無  
往來之人也遂却迴却得遂潛逃回也落日應西  
憶而言著寒灰庚桑楚曰心若死灰言當此之際  
雖生猶死也霧樹公冒霧露奔行在霧中之樹也

蓮峰華山有蓮花峰此二句非身親歷不能道也望或開冒霧而行望中或有時而開見日也所親漢書云素所親任者○此公逃難而喜至鳳翔作也言昔在賊中西憶岐陽之信無人往來不得聞知今幸遂得潛回因言向在長安眼穿西望於落日心死愁苦如寒灰及逃在途傍樹依山得至行在而所親驚我衰老消瘦蓋因自賊中來經歷許多辛苦故也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賦也漢苑苑園花木之地春而淒涼言殘敝也生還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間道間隙之路不敢由大道也暫時人言生死在於頃刻也司隸更始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章舊章法度也南陽屬河南府光武所居望氣者蘇伯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喏曰氣佳哉鬱鬱葱葱此二句以光武比肅宗中興也喜心嗚咽樂極生悲且思間道亡歸之苦也巾佩悅也○此公既得生還而言陷賊之久厭



聽胡笳雖春苑亦甚淒涼其殘敝可知今而幸得  
生還因思間道潛行之時生死係乎頃刻今又復  
覩中興氣象喜極悲生不覺淚之沾巾也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  
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賦也始自憐向在路時猶不自覺今脫萬死得一  
生及歸乃自憐耳所謂痛定思痛愈於在痛時也  
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連武功縣界武功縣屬  
西安府公云至鳳翔行在所則喜近京兆漸可以  
還京師也影靜言初歸為左拾遺朝參無友故其

影定靜也千官猶言百官云裏班行中也心蘇向  
馬間闕險阻今得寬憂釋悶故心蘇醒也七校謂  
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  
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校尉乃朝中屯衛以漢言  
唐事也新數太平自此始紀年自此數也中興再  
興也○此公既達行在所喜而賦之也言已向在  
道時若死憑誰來報今得生還追思昔日始覺自  
憐幸瞻太白之雪喜見武功之天而得近天子之  
光矣今我之影始得定靜于千官之內心得蘇于  
七校之前喜遇唐復中興新數紀年以慶餘生也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心帶玉除  
湏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  
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  
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  
聲更去

賦也仙仗天子儀衛也丹極天子有太極殿以丹  
掩泥塗殿上地故庭曰丹墀妖星國將亡則妖星  
見一曰彗星二曰孛星三曰天棓四曰地捨五曰  
天橈六曰蚩旗七曰天衝八曰國星九曰昭明十  
曰司危十一曰天橈十二曰五殘十三曰六賊  
十四曰微漢十五曰旬始十六曰天鋒十七曰燭

星十八曰蓬星十九曰長庚二十曰四填二十一  
曰地維帶玉除帶照也玉除階也即殿陛也下殿  
走世說熒惑入斗天子下殿走謂避亂也樓居公  
孫卿曰仙人好樓居玄宗好奉神仙故及之汾陽  
駕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四海之政往見四子藐  
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馬喪其天下焉以比玄宗  
出幸之意燕將書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  
人或讒之燕將懼誅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  
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  
將見書泣而自殺以比收賊將之意七廟天子七

廟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萬方初初  
始也既失京師而復得故與萬民更始也曰須為  
言數當如此曰不可言當自新曰暫屈曰聊飛皆  
為君諱之之辭○此公喜復京師而言祿山陷兩  
京而乘輿播遷蓋仙仗之離丹極者由妖星之帶  
玉除也故須為下殿走以禳星變不可好樓居而  
徒事神仙且欲如堯暫屈汾陽之駕必如仲連之  
書然後可又言今日收復京師非由謀臣之略皆  
藉廟謨故得與萬方更新政令云耳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霑洒望青霄  
賦而比也生意公在廊而生理艱窶也衰白嵇康  
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老天涯言已  
在廊州也哀痛詔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肅宗  
至德二載十一月壬申御丹鳳楼下制十二月戊  
午朔又御丹鳳門下制大赦此所謂哀痛之詔也  
聖明朝亦指肅宗也懷商老商山四皓羽翼漢惠  
帝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也憶帝堯書欽明  
文思安安謂玄宗傳肅宗猶堯授舜也罪已日禹  
湯罪已其興也勃焉亦指肅宗言望青霄青園翁

曰秦鹿未息四海如斯終日洒淚沾衣仰霄漢而  
已言樂則生悲望恩澤之及人也○此公在廊時  
作也言已生意蕭條又當衰白之日而身在天涯  
何寂寥如之忽聞聖明即位下哀痛詔而朝廷又  
有輔佐新主之人太上皇又有遜禪之舉是以自  
言幸逢罪已求治之日但洒淚沾衣望霄漢而祈  
恩澤爾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  
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賦也汗馬力戰則馬有汗鏟削刀謂削平也杖杜

詩小雅篇名周王歌以勞還後者薦櫻桃禮記月  
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含桃即  
櫻桃也雜虜謂回紇吐蕃諸外夷叛服不常也數  
頻也功臣甲第高謂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第宅也  
甲第第一等宅也聖躬勞言收復乃聖主之勤勞  
人臣不宜貪天功以為己力諷之之辭其後雜虜  
滑夏藩鎮專權果如所慮惜當時不能用也○此  
乃預期平賊之詩言兩京已煩汗馬收復春時必  
將盡平賊壕若行賞勞應歌杖杜而班師必及夏  
初且雜虜橫戈頻數故功臣甲第益高蓋傷諸夷

本詩集詩 卷之六 五  
數叛而功臣侈靡將有跋扈之患也復曰萬方頻  
頻送喜聖躬無乃獨勞乎

收京

廣德二年十月癸巳郭子儀復京師十二

月代宗車駕至自陝州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車馬已還宮  
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賦也京邑長安也犬戎即吐蕃也却扈從只一却  
字便見前此當扈從而不扈從也數公指郭子儀  
王延昌段秀實白孝德長孫全緒張知鄴李曰越

張蘊琦馬璘等○此公喜京師再復而戒之之辭  
言京師既復於前而旋失之今又復之且聞犬戎  
見戮車駕還宮羣臣復來扈從能無厚顏乎剋復  
之力全賴諸公事已往矣保邦之力將來方殷勿  
使回首之地更起悲風可也

遣憤

郭子儀使白元光與回紇將藥葛羅合兵  
追吐蕃大破之於是回紇等入見贈賚繒  
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  
為可憤也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  
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賦也花門即回紇也帝里長安也蜂蠆二蟲其尾  
皆能刺人長尾為蠆短尾為蠚左傳蜂蠆有毒雷  
霆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鞭血地禁中也  
漢書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漢臣中國之臣○公  
因中國之權反委回紇故賦此以遣倒置之憤蓋  
言聞道回紇之將論功未歸若然則自收復之後  
兵權將誰執耶子儀亦不得辭其責矣殊不知吐  
蕃猶蜂蠆物雖至小而終懷毒若朝廷之威又不  
可以不震慎勿令中禁之地再興漢臣之悲可也

西山三首

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為兩節  
庚西山列防秋三戍民罷于役高適嘗上  
疏論不聽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輸粟上青天  
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鉞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賦也荒山即西山在成都府一名雪嶺依白帝公  
孫述築城於夔州白帝山上言西山築城傲傲白  
帝亦在山頂故下文言輸粟之難如上青天分旗

鼓以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勢迫近蜀故蜀將分旗  
 鼓以禦之也鎧頭盔鋌小矛羌人亦來助唐兵也  
 背和好吐蕃為西南夷背先帝時盟好而為寇不  
 已也○公因吐蕃逼西山而言夷界蕃州在積雪  
 荒山之頂今築城運粟分將助兵者以吐蕃背和  
 好而殺氣日甚故爾豈欲勞民黷武哉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烟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  
 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  
 賦也三城謂東西兩川及西山也火井縣在四川  
 嘉定州大邑縣東今廢得無憂豈得無憂也○公

又言三城之戍辛苦者蓋以防秋萬里也况今兵  
 侵火井將閉松州守將不寧而通使不息漫山皆  
 為賊壘回首顧瞻得無憂乎

子弟猶深不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  
 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賦也子弟唐人充兵者蠶崖關名在成都府灌縣  
 與灌口並西山隘口地馬瘦不足充戰也船稀糧  
 餉不繼也元戎大將也凱歌凱樂也又軍勝之樂  
 名○詩又言兵士深入而圍未解且馬疲糧乏得  
 無憂乎所恃者以辯士有安邊之策大將有決勝

本詩集言  
之威耳今焉烏鵲報喜豈欲發凱歌而言旋乎

警急

漢書邊防備警急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  
是年吐蕃寇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  
既無功遂立松維保三州

才名舊楚將妙略總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  
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賦也舊楚將以高適嘗為淮南節度使也妙略美  
適之神筭也玉壘山名在成都府灌縣傳檄吐蕃  
入寇檄書相聞也松州在今四川松潘等處會解

圍言吐蕃雖強松州將破會有解圍之日也和親  
朝廷嘗以金城公主嫁吐蕃而卒不免於入寇此  
可謂計拙也青海在西海之東時為吐蕃所有飽  
飛曹操謂養吕布猶養鷹饑則附人飽則颺去此  
言吐蕃之難制也○此詩作於松州未陷之時蓋  
言高適才名舊著而故執兵權今玉壘雖聞入寇  
而松州必有解圍之期方是時也諸將當以力戰  
為主勿以和親為先徒勞公主更有何益今青海  
已為西戎所得有若鷹飽飛揚不可復制美公之  
憂亂心何悲哉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  
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  
賦也漢北漢川之北巴西即閬中漢與巴相連蓋  
吐蕃入寇之地骨斷言憂懼而骨若欲折也血埋  
骨斷按肅宗時吐蕃數來請和雖知其詐姑務紓  
患是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十月破  
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陝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新  
燒棧即劍閣棧道也蒼茫急遽之意舊築壇漢沛  
公嘗築壇拜韓信為上將引此以指令公也燒棧

築壇是年吐蕃入寇詔焚大散關及逼京畿族命  
郭子儀禦敵子儀久閒廢纔得二十騎而行喻蜀  
意漢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亦言動兵非天子意  
也王官未子之官○此公因亂故託王命西往而  
言兵滿漢川而巴西道梗當時諸將敗亡使臣二  
年不遣而憂血埋將甲骨斷馬鞍詔燒棧道而風  
景寂寥詔拜大將而天威復振故巴西父老厭亂  
而懷主上深祈復見唐官威儀也

征夫

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高適而作吐蕃

入寇時適在蜀調征夫防守卒陷松維等  
州故首篇有才名妙略之稱而其下皆敗  
北之事則其機略可知蓋諷之之詞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  
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賦也唯見哭不聞歌民苦征役故多哭而無歌銜  
枚枚如筋有繯結項中以止語○此亦上章之意  
蓋言征夫敗北十室九空道路城市有哭無歌今  
我流寓於此身如萍梗未有安居且每有寇警官  
軍尚未通蜀吾道之窮竟如何哉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賦也有歲年言兵連日夕也皇天言君恩如天也  
雲臺漢時圖畫功臣之閣舊拓邊按唐史自武德  
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  
入寇盡有隴右之地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乘槎  
漢武帝時張騫使西域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  
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子織又見一丈夫  
牽牛飲河即天河也又按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

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明年乃得歸○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等處故公有感而言將帥皆蒙恩澤兵戈連歲不休獨使至尊旰食宵衣則為將帥者何以報如天之恩今日新戰之地白骨交加而向拓邊功皆為陳迹更傷李之芳等奉使未還故以張為喻而嘆何時復歸故鄉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賦也幽州薊州俱屬順天餘蛇豕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今言餘蛇豕於幽薊蓋是年正月

史朝義雖滅而猶有不臣服者尚虎狼言羣盜充斥也春不貢藩鎮擅命基兆於此也青海西羌地名在西海之東越裳東夷也歸馬書武成篇偃武脩文歸馬於華山之陽○詩言幽薊雖得然餘孽尚留且藩鎮跋扈使者往來不絕又戒當時勿事於東征西伐則大軍可無戰而歸馬華山之陽矣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賊盜本王臣賦也洛下洛陽也天中洛陽為天地之中周公營洛邑使四方道路均也今引洛陽以指唐家長安

時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也紅粟腐漢文帝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信寇亂既平  
貢賦充實也翠華天子車蓋言天下之寒者待天  
子春光蔭庇也取恃也金湯賈誼云金城湯池帝  
王萬世之業宇宙新言人君當脩己安民長使宇  
宙如新造之日可也儉德易曰儉德以避難○詩  
言京師之中舟車貢賦既已無阻則倉廩將實天  
下皆蒙蔭庇慎勿恃金湯之固當自脩省使宇宙  
常新可也果能去奢從儉則人心自服盜賊化為  
王臣天下有不治哉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榦地未有不臣朝  
受鉞親賢徃卑官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比而賦也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易凋之物強榦  
光武紀丁恭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榦弱  
枝所以為治也丹桂比強榦青梧比弱枝強壯之  
榦則枝葉自茂猶英明之主則奸雄自臣也親賢  
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時廣德元  
年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卑官當時諸將侈  
於宮室嘗下詔禁止之封建封爵建國也○詩又  
言人君果能強榦弱枝則朝無不臣之人况授鉞

於親賢卑官下制詔建得行太平可復豈獨如聽  
蕭韶之樂而已耶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  
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賦也將自疑安史既滅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  
弼以疑而沮登壇漢高祖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  
名絕假言今天子之拜將不能如漢高之真也輒  
無色時縉紳皆重內職而不樂外任蓋外任畏微  
歛之無藝也有詞推託之詞哀痛詔漢武帝末年  
下哀痛之詔以自悔過○詩又言胡既滅而猶亂

者以兵殘而將疑也雖朝廷拜將之非真然諸將  
報主則不可遲也且領郡之官輒失色而有詞則  
瘡痍之民何所仰賴故又願朝廷下哀痛之詔而  
恭已以闕病民也

即事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  
秋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群凶猶索戰迴首意多違  
賦也花門謂回紇也和親回紇助討安祿山收長  
安有功請昏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及可汗死公  
主以無子得歸漢公主以漢言唐也賸與剩同言

多也寶衣美衣也群凶索戰時回紇又為史朝義  
誘來共寇也迴首公自言也意自違說文奔放曰  
違言傷感之情逸發也○此公傷回紇又行入寇  
也言回紇索戰而和親之事已非故人憐公主南  
歸而恨群凶猶爾入寇是以回首興悲而意氣逸  
發也

歷歷

歷歷分明也猶云歷歷可數也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忽已歲時遷  
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卧病數秋天

賦也開元明皇年號賊盜指安史也西江蜀江從  
西來故謂之西江北斗長安城上直北斗也從白  
首漢武帝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皓白問何時為郎  
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以為郎文帝  
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  
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都尉公  
嘗為員外郎故云○公因衰老自感故言開元全  
盛之時分明在人耳目無端卒起安史之亂歲時  
已覺變更然我白首為郎居巫峽而憶長安卧病  
數秋亦云已久是以追傷往事而重歎惜之也

洛陽

此詩非言洛陽事而題曰洛陽蓋取首二字耳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  
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賦也洛陽屬河南府唐高宗以此為東都潼關在  
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歷代皆為要地天寶十四年  
安祿山陷東都次年遂陷潼關清笳胡人卷蘆葉  
吹之以為笳簫翠蓋以翠羽為蓋天子儀衛也出  
關山車駕幸蜀也仍流涕謂二聖還京時士庶多

泣涕者龍髯黃帝鑄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群臣  
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拔  
乃墮引此以明幸得再見天子也○公追念祿山  
之亂二聖還京故言昔東都陷沒潼關失守明皇  
將行而都人慘別于時宮闕笳鳴天子幸蜀何其  
危哉卒乃二聖得還而故老多垂泣者亦幸矣

驪山

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唐玄宗華清宮在  
焉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

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萬載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賦也絕望幸明皇歲幸驪山今不復幸矣罷登臨  
明皇友愛於上都建華萼相輝之樓為諸王燕集  
之地今不復登矣朝燭九朝在早則秉燭而會群  
臣今地下幽閔不復有朝燭矣有賜金謂明皇賜  
人之金鼎湖黃帝鑄鼎荆山下後世名其處曰鼎  
湖銀海鴈飛秦始皇葬于驪山之阿以人膏為燈  
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何遜詩云銀海終無  
浪金鳧會不飛蓬萊殿名舊羽林護陵軍也羽林  
星名漢有羽林軍○公因明皇升遐之後追記當

時之事而言明皇崩後驪山花萼不復幸臨地下  
無復朝燭人間空有賜金及夫龍去既遠鴈飛更  
深則平時蓬萊殿前之日今懸於墓前軍矣蓋嘆  
明皇不可見而世道徒可悲爾

提封

謂提畫封疆東方朔傳提封頃畝注謂提  
舉四方之內總計其數也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  
時徵俊又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息加四海深  
賦也漢天下以漢言唐漢一統在前也尚同心



民未離德也懸車守懸車束馬言平險也詩意謂以險為守莫若臨之以儉德也俊以八言當求賢以自輔也犬羊謂戎狄也兵猶火左傳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四海深陳羣曰皇恩溥加海岱○此詩蓋為吐蕃入寇發兵守險而言天下一統萬國同心君惟以儉德臨之求賢共理則何患乎犬羊之見侵且願以用兵為戒而恩沛乎四海可也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十六

